



斬 梟首

考竟

斬

釋名曰斬斃也斃加兵即斷也

周書曰武王使尙父以大卒馳商師大劓商辛乃內登於

鹿臺之上自燔王崩於火武王先入乃射三發而後下車

擊之以輕呂創名也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旗乃適二女之

所射之王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立鉞懸諸小白旗

左傳成上曰韋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之矣卻子速使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家語曰郊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律優侏儒戲於公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榮侮諸侯者罪應

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

色

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

三人已斬坎當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狀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悅之

又曰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



漢書曰王訢齊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祓音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遂捕盜賊以軍法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破陽欲斬訢解衣伏鎖仰天言曰使軍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相結厚也

東觀漢記曰任光字伯卿初爲卿喬天漢兵攻宛軍人見光冠服鱗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後漢書曰趙王在長安爲赤眉所得赤眉欲斬之白馬從事見趙王儀狀鬚眉美好絕衆護而活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一

又曰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車而馬驚墜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騎右步屯衛周匝令呂布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此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勒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衣甲不入傷臂墜卓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賫赦書以令官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魏畧曰京兆鮑出字文才值世飢餓出覓食後畝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出走追斬賊得其母還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昌稀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太祖也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先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雪涕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又曰夏侯玄裕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又曰鄧艾父子旣因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本營將士追艾檻車迎還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

蜀志曰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三

有角而不月此不戰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後爲馬岱所斬

又曰劉璋赦開成諸將文書勿復主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陽琛責以無禮斬之

又曰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誰可立功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退以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

晉書曰楚王瑋旣誅汝南王亮衛瓘尋又詔解嚴云瑋矯詔解嚴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以示監刑尙書劉頌流涕言此詔書也奉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獻不能仰視

又曰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爲兗州刺史斷決如流人不敢欺以從母子爲都護犯法晞斬之旣而素服哭曰殺汝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以嚴刻斬戮號曰屠伯後爲石勒所

又曰石閔仕僞趙石鑒爲侍中錄尙書事鑒使石苞夜誅閔不克反爲閔攻 鑒苞等胡人欲 閔踰城不可勝數閔知胡人不爲已用頒令下每人斬一胡文官賞爵一級武官三拜牙門時一日之中斬胡一萬人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甚衆胡人死至二十餘萬

又曰皇甫謐字方回少遵父操永嘉中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后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四 咸存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弟王廙代侃廙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大行誅戮立威以方回爲侃所禮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焉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三十國春秋曰丙寅丞相斬都運令史淳于伯于建康於是以前以刀拭柱血逆流至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絃後魏書曰服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羈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齊書曰庾弘遠字士操精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崔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陳顯達起兵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趙  
譚注猶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  
也

崔鴻前趙錄曰卜栩隱于龍門山嘗與郭璞論易栩曰吾  
大厄在四十一亦未見子之全與璞曰終無禍在西南不  
在此也鎮北靳冲攻太原不克歸罪於栩斬之劉聰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臣諸衍持節斬冲  
也

隋書曰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輝裕云利於官上以爲厭  
亶將斬之蘇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  
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  
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  
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  
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漢新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奉彭副固令彭  
別屯彭擅斬有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賊殺人公卿議皆  
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爲彭得專斬人上曰軍正校  
尉一統督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  
彭別將兵軍事至急勢不得開督將有詔躬上殿合尙書  
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受輔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  
別得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  
卽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斧

戰以當鐵鉞議者屈上從之

晉朝雜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門迎故大傳趙王至太極殿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朝謚尙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於之東鍾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華陽國志曰王濬自城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十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濬所愛將也以爭騎斬之衆莫不肅

商君書曰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顛頤後至吏請其罪若曰用事言吏遂斬顛頤之首以徇晉國之士皆懼曰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六

顛頤之有寵斬以徇而况我乎

韓子曰禹遇諸侯會稽之上防風後至禹斬之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身體羸瘦材里乃斂錢管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疾未獲成禮乃來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爲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考遂以誣欵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旛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旣斬血乃緣竿上天

梟

傳曰叔昭子殺豎片投其首於寧風棘上

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謂之具五

刑

又曰漢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

又曰五行志曰江充搦巫蠱太子宮太子乃斬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太子敗走自殺明年屈氂復坐呪詛腰斬妻子梟首

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帥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後魏書曰宋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成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七

見律有梟首之罪乃先斷其手以水洗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嘆鴻貴之愚也

廷尉史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 棄市

禮曰行人於市與衆棄之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棄市

漢書曰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

也

應劭曰凡諸死刑皆棄市也  
市改曰棄市非大道不磔

又曰竇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靡不食欲死或聞上

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晉書曰范堅遷尙書右丞相時廷尉奏殿中吏邵廣盜官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二操黃旆擗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投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尙書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小事遂行便成永制堅亦同映議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棄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爲惻然可憫之隋書曰文帝意每尙慘急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曰帝朕知之矣詔有人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侯富人子弟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六 八 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命乃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凜凜焉

### 考竟

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後漢書曰陽嘉三年春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

又曰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命功曹是家憲客客爲憲所風夜殺人斷頭著奩中置厠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近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切曹所殺收功曹考竟又曰向相字甫與性卓詭不倫狀如學道又以狂生張角

起相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滅張讓讒相與角同心收送黃門北寺獄考竟之

又曰董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憚言之而嘆哀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而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與爲逆哉卽收付廷尉考竟其罪邕陳不謝乞黔首則足繼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馬尉日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遠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史爲一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作無名誅之無乃失名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有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之具議訕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刑法部十三

殺

三族刑

雜死附記

殺

釋名曰殺竄也理之使不復見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戮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鉄若今之斬也殺以若今

棄市也謀為奸究者斬之小者殺之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如棄如

燒也易曰焚而死如棄如事之言枯也謂棄之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

盜於市

罪價尸也肆猶陳也

又曰刑職曰殺罪五百

鄭立曰然死刑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斷公子祿父使管叔康叔監祿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一

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

盛猶長也

使召公奭為傅周

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王奄君薄姒為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

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

言周弱且不知欲伐之而復攻也

然後祿父三

監反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禮曰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有可以告公瞿然避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言誅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罪無赦也

殺其

人壞其室滂其官而瀦焉

明其大逆不成人復之也

蓋君踰月而后舉

爵

白貶損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析言破律

巧賣法令也言改作謂變易首與物之名更作法度也左道妄誕盡及俗禁也作淫聲異服奇

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聲異服若駮說元璋棄奇枝奇器如公輸般請以機定也行

僻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偽

捷詐無誠也假於鬼神日時卜筮以疑衆殺今用時喪為築室家聚卜數文書便

民倍禮違制者也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傳襄六年曰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代陽

州我師問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

又昭四年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仗甲而饗蔡侯於中醉執而殺之刑其

七十人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論語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民而善矣

史記曰二世使使殺公子將閭將閭曰朝廷之禮吾未嘗

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仰天而大呼

天者三昆弟皆流涕自殺

又曰二者又遣使者之陽周合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殺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塹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斷地脉此乃蒙之罪也吞藥自殺

又曰秦昭王賜白起劍令自死武安君曰我固當死矣長

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劍

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聞雀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誠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爲白鶴賦冀知刺已大怒幽之谷室數月得出後竟殺之

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欲急誅侯覽等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怒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劍入丞相府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何如云竇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迎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弟兄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醢旬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七三

爲棟梁柱撓阿黨復焉求賊使令收蕃蕃拔劍叱甫兵不敢近乃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卽害之

吳志曰人詐告樓玄謗諸政事華覆上疏乞玄自新孫皓疾立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阯病張棄使以戰自効陰別敕棄合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棄討賊持劍步見棄輒拜弃不忍殺玄會棄暴疾卒玄殞棄於器中見敕書還自殺也

王隱晉書曰周據字子隱陽羨人始爲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北叛時殺父處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歸懷羸給舌忽無人子之道証攘父羊傷化汗俗

宜在投車以彰凶逆卑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忿

唐書曰宰相宋申錫鄭注所構獄自內起崔立亮首率諫官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不省其計欲冀申錫於法立亮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左右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言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至今聖之代殺一凡庶尙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文宗爲之感悟立亮由此名重於朝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王百共守若許殺人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山海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九山相柳之所拉厥爲溪澤禹殺相柳其血脉不可以樹槩乃以衆帝之臺

曹操別傳曰始袁忠爲沛相簿待操沛公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頗笑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遠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劬劬得出首拜謝於中庭操謂曰跪可解死耶送殺之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其刑太傅之罪

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又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有罪王  
者當誅之

齊故  
不可

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  
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及致事爭訟廷尉范延壽斷  
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  
還母帝嗟嘆曰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  
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匱曰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  
者殺之殺三人而君振者殺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五

三族刑

尚書秦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史記曰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

又曰陳稀反韓信欲謀發兵欲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  
罪於信告信欲反於呂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信方斬嘆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  
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尙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先  
黜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誅者又

先斷舌故請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今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又曰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

後漢書曰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又曰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騎校尉和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李暉夷三族

###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六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充奏大將軍曹爽又尙書丁謐鄧颺何晏司穎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夷三族

三十國春秋曰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義訓彥皆從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義爽訓彥夷三族

### 雜死附記

韓子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族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則無以爲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李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一

夫戮無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何故爲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沉鸞繳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繳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繳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繳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紂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殷紂生燔人辜頓者爲炮烙鑄金柱

柱全鑄然

火其下以入置上  
人火中而對笑也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但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爲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水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趨而歌曰造物勞我以生息我炮烙去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赴火而死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七

七

刑法部十四

黥

劓

臠

剕

宮割

造肉刑

除肉刑

黥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鈹

孔安國曰刻其額而見之曰墨刑疑其則從

罰六兩曰鈹  
銀黃鈹也

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額也黥者馬羈竿人面也

鄭玄

日涿鹿黥皆先次刀鎗傷人墨布其中故后世謂之墨士民也

尚書太傳曰非事之事八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一

刑墨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墨者使守門

白虎通曰墨墨其額也取火法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臠而

墨也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記曰秦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刑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曰

秦民皆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

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又曰黥布秦時為布衣年少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黥

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爲城旦春

律說曰男女論

曰防寇夜募築長城女子無軍今之事但春食徒者也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而眼后再亡黥兩頰上三七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刺劫身皆斬妻子捕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爲劓字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

劓

尙書呂刑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也

尙書太傳曰觸易君命革典服制度姦克攘傷人者其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八

二

劓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劓罪五百

鄭玄曰劓截鼻令令東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

劓者使守門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見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

楚漢春秋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

天下定以爲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

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劓劓

臙

尙書太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臙

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贖罰之屬五百象七  
精

禮統曰贖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曰別罪五百鄭玄注曰周改贖作別

白虎通曰俗說脫其贖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白虎通曰俗說臘正相食得免者名之曰幸幸者善祥令

人吉利也或說食免贖者令人而免生骸露見醜惡今覺

得之嘉不為己疾也謹按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

慎其過故穿踰盜竊者體骨也逮至暴秦亂獄糾紛烹狙

車裂黔首竊愁飲泣永歎凡人食得兔體以為佳瑞物類

以感冀全己之贖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刑

尚書呂刑曰刑辟疑赦其罰倍差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別罪五百鄭玄曰別斷足也別者使

守門

家語曰季羔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則者

守門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

子不隊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問其故別者曰斷足固

我也臨當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

史記曰孫贖與龐涓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

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贖陰使召孫贖到龐恐其賢以刑

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臍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列子曰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以爲公子傳好兵者以刑于楚王楚王以爲軍政隣人孟氏有二子所業亦同問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一子以術于秦王秦王曰今諸侯力爭安得用仁義遂害而放之一子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豈可稱兵遂以刑之二人讓施氏曰子不得時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傳璞土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慢削其左足及文王卽位和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削其右足文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四

王薨成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血成王問其故曰天下刑者多矣子何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直士命之以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寶遂名曰和氏之璧

宮割

尙書呂刑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宮滯刑也男子割勢婦人齒間次死之刑也

尙書太傳曰女不以義交者其宮刑

尙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

丈夫淫割其勢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職曰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刑其宮也子開于宮者今勢女也

又掌戮曰宮者使守內也

禮曰文王世子曰公侯無宮刑

漢書曰漢聞李陵降匈奴上怒其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今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彼之不死且欲得以報漢也初上遣二師將軍出財今陵為助兵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訖下遷腐刑

造肉刑

尚書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告四方度時勢所宜誅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八

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

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處為蚩尤之義以相奪攘 苗民弗

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

剕椽黥三宐之主頌凶若民敢行虐制以殺戮無罪于 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陽黥面以加無辜故曰

雪五

商君書曰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且過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

除肉刑

漢書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獄還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民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向法之至也今法肉刑三

孟康曰  
黜朝二

右左趾令  
一凡三也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

與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不息

息生也

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識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械旦春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六

鐵故以完易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賂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皆背棄市罪人獄以決完爲城旦春非也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當斬右足以其罪次重故從弃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受也

三國典畧曰齊崔謙遷鉅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貧弱未埋者皆曰我自造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齊春秋曰齊景真爲晉平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齊書曰薛安都從弟道生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株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拾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結之曰小子無適卿往與手其快安都既廻馬元景復呼之合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加刑罰卿朝廷重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土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止

南史曰褚玠爲山陰令時舍人曹我達爲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書云皇帝清問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七

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使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黠劓左趾宮劓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爲姦者率年二十五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害刑歲生三千人疏奏曰詔太傅學廣才高畱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增益則刑之數此則起偃爲堅化屍爲人也然臣之愚猶自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條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死施行已

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  
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  
其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閒已宣於寇讎  
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且寢

王隱晉書曰曹彥議云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  
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刑彰刑而民甚恥且  
創黥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  
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尙不至死無妨產育苟必行  
殺爲惡縱害而不已將至死無人天無以人君無以尊矣  
故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八

止刑不可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於死爲輕減死  
五百爲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  
相濟輕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尙書梅陶問光祿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爲英雄旣  
除輕刑而五百六歲無能復若納荅曰諸聖制肉刑而漢  
文擅除除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  
何足爲英雄於是陶不能對隱曰征四大將軍曰夫政未  
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盜之屬斷肢而已  
是好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支若謂之酷截  
頭更不謂之虐何其乖哉肉罰不中則民無所指手足也  
蠻夷猾夏其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

古多人猶惜民命得以禦寇况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以  
伐大賊今若得改之則歲活數所萬數亦如之若此千載  
生各數萬斲肢之後隨刑使役不失民民不乏用富國強  
兵此之謂也

又曰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以刑生刑以徒  
生徒諸重犯亡者法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死亡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蓄議者因曰不  
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  
不服相聚而謀爲不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  
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  
刑於名慢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有深重

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害之痛而不爲也乃去  
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不復肆無志止姦絕本理之  
盡也亡者則其足無所用復亡不盜者截其手無所用獲  
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  
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瘡愈可  
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爲虐也生育繁阜之  
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  
淫盜悉以肉刑伐之其三罪刑以下宜杖罰又宜制其罰  
數使有常限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  
身作械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于今且爲惡者隨千  
被刑去其爲惡之具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賊居必加

之窮地同哉而又曰肉刑不可用刑臣切以爲識務之甚也

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漢興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云宐後之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宐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魏武帝輔漢欲中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立季勝曹義丁謚建弘議各有彼此多言時未可復故遂寢

崔寔政論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景帝減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獨拘前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八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刑法部十五

髡 鞭 論肉刑

笞 考掠

髡

周禮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鄭司農曰髡當為充謂但居作三年不虧世體

者也五行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司族不割者言之為勇傷其類髡仍自守續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奐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郎中將仕嘗遣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諸廷尉鳳懼事洩自先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以誅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陵中令士卒犯陵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陵以相待時太祖馬騰入陵中救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狐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髡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吳王怒甚敢有諫者死範為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何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汝耶乃髡頭自縛諸閣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以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汝為

吳範死子汝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承平吳王大怒欲投以戟遂巡走出範 因突入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吳

王意釋乃免騰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

張裴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凋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訢負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爲廝役詠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尙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止依鮮卑山後遂繫悉令皆髡頭衣赭徒亡之明効也

鞭

鞭作官刑

爲辦事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反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  
誅履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下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戰之

又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魏獻公初有嬖妾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

怒鞭師曹三百

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問焉伯遵來遇輦者不羣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遵下車問焉子曰有問乎對曰梁山崩伯遵曰君有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雍

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悉問焉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師至而哭之既祀焉

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尙書郎

晉中興書曰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義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鯤名譖之文遂執欲鞭之鯤解衣服鎖神無動容義異而釋之又無喜色又曰皇帝詔伏飛督王鏡忽上吾鳩鳥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三

妄進於是頓鞭鑊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監於四衝道焚燒之

後魏書曰甄琛監決趙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臣隸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應取

薪給宗廟爲鬼薪白粲王擇使正白粲然

### 論肉刑

續漢書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

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無道夫九牧之寇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風沙浪齊伊淚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爲非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華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典墳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灑連有軍事遂來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便宜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文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四

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服懷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閱羣書因請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嘆曰今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皆理則宜然夫錘五刑之最輕者也生死有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鞭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乎卽頒制次罪人不得鞭背晉令曰應得灑鞭者執以鞭過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背隨過大小大過五十小過二

十鞭背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常鞭用熟鞣

之利

反柔革也

不去廉作鵠頭紉長一尺一寸鞣長二尺二寸廣二

分厚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

神記曰神農以耨鞭百草盡知其毒寒温自死味所主故天下號曰神農也

異苑曰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死後還其婦來善聞體有鞭瘡而却着鑲閣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列女傳曰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刑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五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繚三百疋尚書郎暨鄴誤以三千匹賜之上大怒鞭鄴殿下重痛時死意且排閣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鄴賞誤發霆電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

又曰謝夷吾爲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闌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從論爲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得鞭加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梅陶自敘曰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傳親友莫不致諫  
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階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  
王憲於下也豈其道取媚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讌

答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亡璧意疑盜執掠笞數百不服釋  
之

漢書曰曹忝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惟相國不治事謂宙曰  
汝歸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  
國日飯無所請何事以憂天下然吾言吾告汝也宙既洗  
沐歸時問自從帝所陳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趨入待天下  
事非乃所當言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六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幸而不死

死不可爲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

二百猶尙不存至十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死而

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繫者也丞相劉舍御史

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簿半

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鬻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

笞者得全

又曰田千秋爲高廟寢郎會斷衛太子爲汪充所譖敗之

千秋上急言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之言是時

上頗知天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  
哀欲嫁之迺更號爲皇新室主令主國將軍成新公孫建

世子豫咸飾也音家師飾醫往問后疾后夫怒笞鞭其傍侍御因

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張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曰

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降人丁固追上被而顧曰丁公何

相逼之甚乃迴馬而去上卽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失天

下是子也爲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穀食自當來吾折箠笞之

非諸將憂也

###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

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

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搖書佐朱零

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斷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

不可違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

禎有賊罪玄受考髡笞死于冀市

隋書曰劉行本爲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

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比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

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

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其私因置弗  
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也弱子慈  
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凡則慈毋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毋笞之泣其毋問曰他日笞之未  
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得之常痛今毋力之哀笞不痛  
是以泣之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州人也少有孝行習  
春秋誦百萬言光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  
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考掠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八

釋名曰槌而死曰掠掠良也用威如狼也

漢書曰景帝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此先帝  
之所重也而吏未稱職以掠辜苦饑寒瘦死獄中何用心  
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瘦死者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爲楊州從事戴就牢墨成會稽上虞人爲  
倉曹掾受賦穢刺史歐陽操遣安檢治考覆取實安乃收  
就考訊五毒乃以針刺就乎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鉄令  
赤使挾之肘腋肉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疑伏  
安乃覆就於船兩頭燒馬糞於船兩頭薰之火滅謂就已  
死發船視之乃張目謂其王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

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其坐談論乃解其

事耳

香檜典  
錄又用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李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  
今改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  
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  
連署也帝愈  
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早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  
人被掠而蠱生者轉騎都尉後魏書曰盧度世以崔浩事  
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箠楚  
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弗言子奉命遂被考  
掠至乃火藝其體囚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羆  
妹以報其恩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九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于遣引侯乞  
突等四逆古真知之密馳以告染于疑古真泄其謀乃執  
侍之以兩車軸捍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免之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灋曰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  
及北部郎中泉剛定律令以舊灋測立持久非人所堪分  
其刻數曰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尙書  
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可恣考掠以判刑罪  
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  
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  
暮二時洞等刻進退而求於事爲哀

會稽典錄曰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君興召署主簿是時楚  
王英謀反妄疏天下牧守謀發興在數中徵詣廷尉宏與  
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梟王辭氣益壯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九

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十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杖

督

流徒

尚書堯典曰朴作教刑

撲賈楚也不動  
道業則撻之

禮記學記曰櫜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後漢記曰明帝時政事嚴峻故卿背鞭杖佐雄上言九卿

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

鞭杖誠非古典上卽除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大匠卿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

一

者乃召卿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崔合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卓怒杖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

帝聞之愈敬憚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為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月一日

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古之對曰扶杖起弱

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

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撻胡至於以杖搏面

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撻妻之人面

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穎讓不許出而往歸家

左丞白褒又奏濤違詔杖褒五十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忠矣

後周書曰宣帝自公卿以上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箠人以百二十爲度名天曰宮人內職爾如之后妃嬪御部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自不安

北史曰盧潛爲黃門鄭子出奏潛從清河至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髮潛顏色不變

三國典畧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二

在郡清簡亦上詩詠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齊文宣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故云我郝許當時正疑是鹿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爲定州刺史開府王廻洛閩督獨孤板侵竊官田受納贈賂濶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宣命於州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爲非法朕信之矣登高望遠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問構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廻洛決鞭二百板宣決

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無任智獲大位因以文  
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  
重罪又惠令史贓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過之得犯立斬每  
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門事揮楚不甚卽  
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穎治尚書御史柳或等諫以  
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法之地帝怒穎等乃盡詣  
廟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  
不息致陛下決法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  
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  
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楮捶楚人三十者  
比帝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各  
付所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

三

又曰庫狄士文拜具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  
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  
僮隸無敢出門

又曰燕榮爲幽州總官接部道次見藜荆堪爲笞捶命取  
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  
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詐有罪宥之榮曰無  
過尙爾况有過耶杖如舊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  
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卽  
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前廣州都督裴伯先下獄中書令張加真奏請  
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  
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遇中途聞姜皎朝堂  
決杖流峻是三品亦不微功不宜決廷辱以卒伍待之具  
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伯先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  
真不悅退而有言曰何定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  
君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  
非爲伯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旣遇  
禍監軍使封杖來獻命中人其出示於朝以作誠

世說曰桓宣武在荊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君物令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

四

史受正從朱衣上過桓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門下過令  
史受杖上稍雲報下拂地是意機其不著宣武云我猶患  
其重

集傳曰咸爲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  
重以爲桓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  
飲酒令體中常燻爲佳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咸荅違距  
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黜退用戰悸  
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宐於養瘡可數致  
也

襄陽耆舊傳曰羅尚爲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  
怒欲案人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爲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

益部耆舊傳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縣主簿縣長  
廣都朱淑以官穀割沒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數十  
披肌割膚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驗問伏下  
播荅言忽得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次錄曰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  
次輔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邯補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  
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爾世祖怒  
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也  
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

五

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有所督罰五十以下鞭如令平心無私而以辜  
死者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東哲勸農傳曰乃有老閑舊猥欺狹難覺時被雖考不過  
校督歌對囹圄笑向桎梏

流徒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屈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  
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  
里之外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

三色亟繇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怒死徙平州爲民屈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冊得復有此才而今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北徙此文咸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隨書曰王伽開皇末爲齊州行泰軍初無足稱後彼州使送流囚李恭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柳行次樂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披卒與期曰某日常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

六

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合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爲濟令

刑法部十七

除名

免官

收贖

禁錮

除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爲永康令多受貨賂政治苛暴詔都街頓鞭一百除名爲民

隋書曰賀若弼仕周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徵還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之吾事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七

又曰賀若弼坐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女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又曰高頴得罪除名爲民頴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研頭耳爾宜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頴歎然無恨也以爲得免於禍

又曰權武爲潭州總管晚生子與親客宴進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帝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

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王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

晉律曰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爲民

又曰除名比三歲刑

又曰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所用之物非以爲財利者應罰金四兩以下勿除名

晉潘岳閑居賦曰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

### 免官

後漢書曰梁松遷太僕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一 二

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免官

宋書曰庾登之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

又曰謝靈運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便隨州從事鄭瑩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

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途廷尉治罪廷尉論正斬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

以謝立勳叅徵官宐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

晉書曰免官比三歲刑其無真官而應免者正刑召還也

又曰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又曰其犯免官之罪不得減也

又曰其當免官者先上免官謂不聽應收治者也

### 收贖

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又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黃欵也剕辟疑赦其罰

惟倍倍百為二百也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

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國語曰桓公問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兵弓失之屬管仲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為輕罪贖以韉切位盾一甲戟車欵也秘長二丈六尺

戟輕罪剕刑之贖也農盾綴革有文如續小罪贖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

之盾合之罰金是之書曰金作贖罪也

家語曰魯國之政法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

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

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

國富貴寡貧者多贖人受之益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

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法於諸侯矣

漢書曰文帝常行中渭橋有一人開蹕匿橋下久以為蹕

適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就

吾馬和柔合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何罰金耶

又曰張敞上書論死罪以下出粟贖罪以給軍用蕭望之  
以爲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且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法不一也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食汙賈人贅聳及  
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自見功大威行  
遂縱嗜欲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衛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四

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李廣出鴈門救亡七千騎廣爲虜  
所得得脫親皆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趙食其殺栩人也殺下外切 栩游羽切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迷失道嘗斬贖爲庶人

又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三日騫至匈奴引兵出騫坐  
行得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右衛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贖爲庶人

後漢書曰孝明時詔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縶四十疋  
右趾髡鉗城旦暮十疋定城旦至司寇五疋贖罪禾發覺  
詔書到日告首者半入贖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爲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入爲有司所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也承爲荊州刺史王真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真子丹陽丞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甲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齊書曰到爲末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五

搗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景之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宴既貴稚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可故爾宴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檀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喫之爲左丞庾景之所紕以贖論

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會稽典錄曰楊矯爲右丞詣南宮取急案條閣舊事於復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車又丁矯糾奏柔以爲知丞卽應行威儀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謂廷尉治柔罪詔勿治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疾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贖死金二斤也

又曰失贖罪囚罰金四兩也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罰當十也

禁錮

左傳成公上曰楚共王卽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

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

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任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

為吾先君謀也則忠臣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蓋覆也且彼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六

若能利國家雖衆幣晉將可乎言不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

又襄三曰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便侯不得受之二十二年

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後漢書曰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

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循

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駢馳

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

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

出相望於邇明年尚書霍謂城門校尉寶武並表爲請帝  
意稍解乃能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  
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  
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  
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  
大功總麻也  
又曰韓棱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  
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  
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  
章告青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  
病專於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七

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曰醒

誠檢趣勢之徒誠

不可親近

齊書曰王宴茅翊位少府卿勅未登黃門卽不得畜安使  
詡與射聲校尉陰立之坐畜使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  
典畧曰馬騁在東觀十六年以爲久費精思非養生之道  
擅去離署免官禁錮六年

崔鴻前燕錄曰遼東內史宋該舉侍卽韓偏爲孝廉慕容  
舊台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三庭偏往助叛徒迷罔  
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勃之甚禁信舉之剖符  
臣朝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

官禁錮終身

晉今日犯免官錮三年

鄭玄別傳曰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預黨錮十四年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赦

周易解卦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舜典曰青災肆赦

青過災害肆緩言大過害當緩赦之

又呂刑曰五行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

罰罰疑赦從免當審察能得其理

周禮冬官司市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文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亡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耆三赦曰蠢愚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一

爾雅曰赦舍也

舍放置也

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識也

使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以置揭器中載以一牛車

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

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不已得而

遣長子為一封書及金合遺故所善莊子生乃見楚王曰

某星犯某宿獨以德報可以除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

長男以王當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無所為也乃復

見莊生日弟今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莊

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子多將金賄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文乃以陶  
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子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  
持其弟喪歸也

漢書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秦始  
皇令

敢有挾持書詩偶語  
者棄市除除去之也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

下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提作瓢子欲赦所  
過徒六月詔曰甘泉宮內銅池中產芝九莖蓮葉赦天下  
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狩還至泰山封禪赦天下六  
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稱物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二

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疋益州昆  
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擊之後元元年三月詔曰朕郊  
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皆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事  
于秦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又曰宣武帝地節元年四月鳳皇集魯羣鳥從之戊申皇  
太子赦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嘉瑞並見修與太一  
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福鸞鳳萬舞集止于傍齋戒  
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加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乃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  
孛於東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永嘉元年丙寅立皇后

趙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  
殿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  
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宐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  
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  
師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上乃親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知識唯願無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四  
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叵命躬  
上對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三

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  
皆勿笞請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謝承後漢書曰學士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  
其貶議時河內成張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爲河南尹督捉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  
殺之

又曰度尙爲荊州刺史尙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  
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果于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  
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  
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  
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

討擊凶惡斬珍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磬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磬備位邦伯爲國爪牙而尙爲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磬實不幸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不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功得原

又曰董卓死陝中諸將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尙書令王允等以爲殺卓時已赦今復求乞一歲不可再赦催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死以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得天下矣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拘西上隴歸鄉里作賊延命尙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四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受禪卽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天下

又曰陳留王奐卽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國晉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癸未大赦八月辛卯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爰紹封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王入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吳志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內殿夜不能寢病中有瘳爲

下赦令

又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都言臨平洲自漢末草穢壅塞令吏開通長者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孫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寬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于寶晉紀曰庶人楊氏幽於金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大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何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五

今日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既惑大亂將作矣願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擔妻子推鹿車入於蜀山莫知所往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設壇受命於郊卽洛陽宮幸太極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上卽位於長安宮改元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王猛疾病未瘳符堅大赦殊死已下

又曰永興元年符堅爲赦與尙書左僕射王猛右僕射符駐密議於露堂屏左右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鳴聲

甚大集于筆端駢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中告曰官今天赦有可以聞堅驚謂猛蠅曰禁中何從泄也于是敕內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囚官今天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者蒼蠅也

後魏書曰崔玄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不罪而夕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已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六

之

後周書曰明帝武成元年夏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合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均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顯知者有司宜卽推窮得實之曰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北齊書曰宋世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

而已

又曰後主將大赦時臨漳令李世業爲臺所劾賊多至死  
世業卽穆提婆對門陸合宣言於齊主所以大赦後由是  
頻赦遂以爲常平息縣功曹賀肫小人奸貪數犯刑憲但  
入狴牢無不遇赦故世人以肫爲赦之候  
又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闔闔門外之右勒集囚  
徒於闕前擊鼓於聲脫枷鎖遣之

隋書曰張暉爲天官司會與宗伯解斯徵素不協徵爲齊  
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  
暉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  
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七

者爰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暉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貞  
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秋分  
還繫所囚赦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  
凡二百九十八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  
觀二年前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奴人喑啞凡養稂莠者  
傷禾稼惠姦究者賊良人昔文王作刑罰茲無赦夫小人  
者大人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  
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  
法不能改過當須慎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  
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  
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  
失過以有赦

語家曰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

狴獄也

而執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  
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之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喟然  
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  
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  
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八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無赦者座疽之砭石也

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讐  
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

郭象注曰宥使自  
新治法治之則也

刑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惟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淮南子曰或曰知夫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而殺  
人其望赦固其所殺害異也故或吹火而燈或吹火而滅  
以吹者異也

季變別傳曰燮常逃匿臨淄男爲酒家傭靈帝卽信時  
月經陰道暈五重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北陽芒迫卯熒  
惑入大角犯帝座其占當有大臣被誅者故太尉李固西  
土占人在曰今月經陰道圍五重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  
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  
漢舊儀曰踐祚改行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  
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  
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  
書郡國各分遣使傳廐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海內先賢傳曰王允字子師誅董卓卓將郭汜李傕等聞  
卓死引兵還圍長安燔掠宮省死者萬數大赦天下允忠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九

節三朝更赦書云其赦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  
於難

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亮荅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  
陳元方鄭康成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  
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潛夫論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  
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爲國者必先知斯人之所苦禍之  
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也夫賊良人之甚者莫大於  
數赦占數則惡人昌而善人楊矣養稂莠者害禾稼惠  
奸宄者賊良人書曰不士作罰刑茲無赦者明帝時荊州

舉茂才初過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間曰生夫則賊九人  
刺史數以牙羣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  
是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不能擒然才何以爲茂乃捶數  
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  
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

崔實政論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  
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赦亡命之子皆老於  
草野之困懲艾皆之於死頃間以來歲旦赦百姓輕爲姦  
非前年一暮之中大小四散諺曰一歲再赦奴兒音啞况  
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赦以趣赦轉相駢跋  
而不得息雖日赦之亂彌繁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十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  
睦妻嘗怒秀罵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  
責遂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言  
天下曠蕩荆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官謝遂爲夫婦如  
初

傅子曰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  
內放長蛇於左右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  
後大過之伐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  
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矣

風角書曰春中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爲

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侯赦法冬至後盡丁己之日南風從已上來滿三日  
以止必有大赦

望氣經曰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古樂府歌詩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  
名為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刀右援宛  
景矛士山門五里問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為燕王  
婦為今為詔獄囚刀矛本及下隴撞擊鼓赦書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一

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終

吳興沈宸分校

吳興沈宸分校

釋部一

敘佛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遇焉者山得休王屠

祭天金人

顏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浮圖者佛圖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吾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靜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刑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丈六尺黃金色環珮日月光變化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一

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頭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使天竺而問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於一體之內而所明在於視听之表故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也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听

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宋書曰顧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灑華無量壽然二經所奉如合符契道則佛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歡雖同二灑而意黨道教司徒哀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後魏書釋老志曰凡設教大抵言生生之數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羸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坎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籍微而爲着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梁書曰郭祖深以武帝溺情內教朝政弛縱輿視詣關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業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木勤末置近効則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

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餘所道人又有百從尼則畜養女皆服羅紈蠶俗傷灑抑由於此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國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請臺自開典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欲詔可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三

三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並來听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閒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涅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其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  
二部經

唐書曰傅奕上疏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母以匹夫抗天子以繼休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

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又曰會昌中道士趙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靜膠固而排釋氏而圻寺之請行焉

牟子曰或問曰佛從何而生寧有老祖牟子曰佛生天竺偃行王家父曰白淨夫人曰白淨妙四月八月佛精從天來夫人晝寢夢見象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類如師子皮不受塵水手足皆鈎鑠毛悉向上

又曰子得佛道以來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來如開浮雲見白日如執大炬入冥室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四

建康實錄曰吳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在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東初有佛法

高僧傳曰釋慧嚴宋高祖素所知重文帝在位情好尤密先是帝未甚崇信京尹蕭摹之上啟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本必求靈性真粵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顏延之推達性論尤爲名理羊玄保

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  
衛孫吳奏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  
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於堯舜之道豈唯釋教  
而已邪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  
世說曰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注云佛經之行  
中國尙矣而記傳無聞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見  
神人身有日光飛上殿前意甚欣悅明日問羣臣有通人  
傳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  
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  
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三

五

又曰庾公常入佛國見外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時人以爲

名言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也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

佛故名爲佛姓釋迦號牟尼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羅衛國淨飯玉宮摩

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本相經曰年十九踰城出家舉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

道其三十相八十種好

涅槃經曰醍醐之教踰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蘇從生

蘇出熟蘇熟蘇出醍醐醍醐蘇之精也

法顯記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

始制新頭河

河卽張巖新到之處

佛骨記曰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又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龍王宮又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或放光明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黃帝帝在位百年年三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八十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二

六

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三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爲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也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才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睿聖文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身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送供養臣雖至愚

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以祚福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明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至奉尙在其國命來朝京 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萑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合巫祝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釋部二

奉佛

袁宏後漢紀曰楚王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圖祠八年上臨雍辟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托在藩籬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善聞大恩謹奉黃縑二十五疋白紵五疋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紵以供桑門之盛饌

晉書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事供給沙門以數百糜費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三

一

巨億而不怯也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却惜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一却詔於道二何佞於佛

世說亦云

又曰王恭性雖抗直而闇于機會自矜貴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經神無懼容

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先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

又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袁之名曰愨孫孝武即位稍遷

尚書吏部郎文帝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門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今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自孝武並免官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齊書曰宋明帝頗好玄理以周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少止顒音辭辨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間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見重如此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嘗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一一

又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祇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于子良案前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挿御牀四角

又曰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謙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花合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

又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

牛李夫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履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

梁書曰滕曇恭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食寒思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悲哀甚切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薦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晝夜哀慟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來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稱之

又曰廬江何伯璵幼璵俱勵節操伯璵卒幼璵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兄弟並八十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三

又曰范雲從父母兄縝字子真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有拂簾幌墮於茵蓆之上有闕籬牆落於溷糞之中墮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所處子良不能屈

又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列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帝三諦法義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

又曰何胤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僧徒隨之亂常禁殺有

虞入逐鹿鹿徑來趨亂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亂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亂在般若寺見一名僧授亂香奩并函書曰貪道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開函乃是

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奩乃藏公所當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照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又曰建平王大球簡文帝十七子也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京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兒爾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曰乃有衆生應獲苦報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四

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又曰大同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萬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九日辛未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碍大會上釋服御法衣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用素瓦器乘小車私入執役甲仁昇法座爲大眾講涅槃經癸卯羣臣以億萬奉贖衆僧默然乙酉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官三請乃許帝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中大回元年二月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乃捨身爲奴皇太子已下羣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畧盡二年帝昇光嚴殿講三慧經又捨身羣臣以億萬奉贖僧衆嘿然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帝帝三荅皆稱頓首丁亥服袈裟還宮高祖自初捨身後

或書經坐禪盡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圭師子座講金字經云

又曰真陽侯明俘執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帝云爲魏主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使紛擾因欲與梁通和

又曰初武帝軍東下用不足建安王偉取襄陽寺銅佛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欲遂惡疾性多思惠尤愍窮乏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相隨乏絕者卽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立學著二旨義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拾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五

又曰到溉少有美名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同居一齋洽卒後便捨宅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減以供焉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好交遊及臥疾門可羅雀大清三年卒臨終敕子孫以薄塋之禮言訖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三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周弘正善立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緜綾髻踞門而聽衆人褻之勿造也旣而乘問進難舉座傾聽法師疑非世人覘之大相敬爲異

又曰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忝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攻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遣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庾詵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編後夜中忽見二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六

可久往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又曰張孝秀字文逸長六尺餘白哲美鬚眉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後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遣之多言改過

陳書曰馬樞字理要扶風郿人也博核經史尤善佛經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極其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

主客於是學者各起門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諸聽者拱默聽授而已綸甚善之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經應時雨降陳亾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

又曰孫瑒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百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又曰徐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解釋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座四莫能與之抗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七

又曰徐孝克後東遊居錢塘之任義里與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加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大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陳亡入長安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尙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

又曰傅綽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綽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寺嵩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釋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

又曰姚察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于東都  
遺命薄塋每日設清水六齋曰設齋食果菜初備闕諸藏  
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念云一切容色其  
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唐書曰白居易會中罷太昌少傅致仕與香山子僧如滿  
結香山社每肩輿往來自稱香居山士常寫其文集送江  
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  
遺命塋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又曰裴休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  
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  
食葷血恒齋戒屏嗜欲香爐具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咀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八

爲法樂與尙書紇于衆皆以法號字之之人重其高潔而  
鄙其太過

又曰元和中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  
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捨如不及韓愈上疏極陳  
其弊貶潮州刺史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父金城太守  
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  
義時號爲立宗先生

談藪曰王玄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法當死夢人謂之曰  
沒誦觀世音經千遍可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由可  
得乃口授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

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  
離心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

又曰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  
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  
身施同泰寺爲奴朝廷共歛珍寶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輒  
加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又曰崔光常晝坐讀佛經有鵠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  
嗟異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四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釋部三

僧

僧

宋書曰僧道生彭城人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又曰徐湛之爲南兗州刺史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永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遺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又曰沙門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華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一

財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睿弗及來生之化雖尙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主客訓荅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伍論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叅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權作宰相會稽孔愷常請之慨然嗟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齊書曰趙僧岩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一

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建康實錄曰沙門支遁字道林常隱剡東山不交人事好養白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卒後戴安道常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蓋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支遁傳云本姓開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又曰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經後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二

病卒

梁書曰有惠岩惠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禪師窟東安談寺多禪都下爲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高僧傳曰攝摩騰中天竺人漢明帝遣中郎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宜述後卒於洛陽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石一室騰所住處今雒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

又曰竺法蘭亦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

之師時蔡情既至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從法蘭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後卒於維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板江左乃錫杖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宮立茆茨設像行道時吳國初見沙門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逝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會乃潔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三

齊清至以銅鏡加几燒香禮請三七日果獲舍利權大歎服卽爲建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隄里

又曰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超神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旣卒因墓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殺豕所後有關右沙門來游乃於豕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德事仍曰高座寺也

又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俊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二出家日誦萬言師

敬異之爲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賞與語終日因  
事澄爲師澄講論往復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  
後避地南披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逸籠罩當時其  
先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卽往修造旣坐稱  
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昔人以爲荅名常註諸  
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  
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  
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至遠公乃  
知和尚所夢實頭盧也以晉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羅什  
在西國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  
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四

謂之爲卽手菩薩

又曰惠遠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屆尋陽見廬峯清淨足以  
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以爲遠復於山東立房  
殿卽東林是也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  
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  
之南陽宗炳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著法性論羅什見  
而嘆曰邊國未有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遠卜居廬阜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常以虎溪爲界焉  
惠遠集云隆安六年桓玄遺書於惠遠言沙門當致敬王  
者惠遠荅書論不可致敬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鉢  
孟非廊廟之器軍國非沙門之像竊所未安遂著沙門不

敬王者論五篇一論在家二論出家三論出求宗不順化  
四論體極不兼應五論形盡神不滅著是五論以明出家  
之法不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又曰竺道生姓魏鉅鹿人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初入廬山  
幽栖七年復還都止青園寺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  
猷從之問道生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  
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圍義在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  
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阿闍提人  
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後

樂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闍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

契云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五

又曰釋惠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晚適廬山  
咨稟惠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  
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情難  
則觀肇弟一

洛陽伽藍記曰融覽北已曇謨最善於釋學講涅槃華嚴  
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徒禮之號爲菩  
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流支讀曇  
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嘆昌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  
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爲東方聖人  
又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廬山遠太師太師

歎仰不已又呈劉遺民遺民歎曰不意方袍復有不叔方袍之語出遺民也

又曰佛耶舍北名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於羅什法師情好其用毘婆沙論及四分律爲人髡亦時號爲赤髡三藏

談藪曰北齊高祖多殺戮有稠禪師者以業行著稱箴之曰陛下羅殺化臨水必自見之如其言果見羣羅殺在其後不是乃禁斷鷹鷄造佛寺斷著殺不食肉腥止食菜果而已

又曰汝南周捨清信士也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提鑰石香爐荅曰檀越既能載囊貧道何爲不執鑰僕射徐孝嗣修緝高座寺多在彼晏息法雲曰法師亦治蕭寺日夕遊此二寺隣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常謂法師曰常在高座不遊高座寺荅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六

又曰魏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余無菹腩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恕曰短髮麤疎重公曰貧道短髮沙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腩諧重公常謁高祖門曰弟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荅曰天保寺殺及出向劉孝綽道以此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唐高僧傳曰三藏法師玄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歷伽陁城凡十二年

備歷聖君龍庭之文就嶺之秘皆研機觀奧矣又造迦葉  
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念  
於是五天億眾十八國王獻氈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  
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詔名德僧靈  
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  
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  
十八國

張阿含經曰凡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牀

又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曰姓爲沙門皆稱釋種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七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  
輩

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  
師之本莫遵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  
河上入海無復河名旣懸於經符遂爲永式

異僧上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  
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葱嶺龜茲主聞其名郊  
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  
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  
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

偁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  
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少檢專以大乘爲化者  
學者共師焉在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  
徒莫之能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攜符堅聞之乃遣呂  
先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還至梁  
州聞符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梁州積年  
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于草堂寺  
下高座忽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召宮  
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又曰沙門曇瞿禿髮儂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  
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或藏其錫杖曇瞿大哭  
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亂  
不知所在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八

又曰佛圖澄天竺人也姓白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  
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  
誦呪能使鬼神以油麻雜菌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  
掌中如對面焉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  
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承側從腹旁  
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還內腹中卒於鄴宮寺後有沙  
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觀之唯有一石  
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羣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

季龍死

梁書曰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十六矣末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柱杖負之好爲懺記所謂志公符是也天監十二年卒將死忽移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善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瑯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法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貌寢陋心議通達過去未來預觀三世發言似懺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鷄喚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九

又曰法雲寺西域烏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及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京都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授持之戒行真苦秘呪神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者莫不驚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高僧傳曰者域天竺人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見洛陽宮城云髮髯似忉利天官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又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乘便還天上矣

又曰撻隨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鴉山山有寺廟處基址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遂檢視入山到一處四

平坦勒示云此山寺基也卽掘之果得寺下石其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焉

又曰釋曇始關中人晉孝武太元末賫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二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常沾濕天下咸稱爲白足和尚

又曰釋法成涼州人年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栢脂隱居岩穴習禪爲務後小疾告衆便云亡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裁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十

又曰竺曇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後移始興赤城山石室坐禪一日有神現形請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赤城岩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日自當來也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從潔齋累日復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願看橫石還

合如初

又曰釋曇諦其先康居人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  
母寄一塵尾并鐵鑊書鎮二枝眠覺見兩物俱存因而懷  
孕生諦諦年五歲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  
置何處荅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  
見僧碧音碧法師碧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碧晚入吳居虎  
丘寺

唐高僧傳曰萬廻姓張氏閩鄉人其形如愚蒙其跡乃神  
聖苦樂貴賤不關於心歌哭隱顯不恒其性剃髮褐衣好  
遊迦藍年十歲有兄成遼陽其母憶甚飯僧祚福師忽然  
啖齋餘出門徑去晚際執兄書至母驚問其由默然而無  
對後兄來還言是日萬廻云從家來啖齋餘取書而反始  
知其靈神焉中宗賜號玄通大居士封雲誨公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五十五

七

